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七

通鑑綱目正編

山陰 吳乘權楚材 周之炯靜專 周之燦星若 同輯

晉紀

世祖武皇帝

姓司馬名炎河南人懿之孫昭之子也仕魏襲封晉王未幾篡位稱帝都洛陽在位二十五年壽五十五歲而崩諡法則強直理曰武

原卷三十九
共三十四頁

乙酉

魏咸熙二年晉世祖武皇帝司馬炎泰始元年吳甘露元年○是歲魏亡晉代凡二國

夏五月魏晉王昭號其妃曰后世子曰太子

月魏晉王昭卒太子炎嗣

冬吳遷都武昌

十二月晉王炎稱皇帝廢魏主為陳留王

司馬炎
辭流涕

位於晉出舍金墉城

在河南府洛陽縣西北魏明帝曹叡所築

太傅司馬孚拜辭流涕歔歔而抽息也

日固大魏之純臣也

晉王即皇帝位奉魏主為陳留

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王即宮于鄴

景王

師文王

為皇帝尊王太后曰皇太后

○時晉主承魏氏刻薄奢侈之後欲矯以仁儉將有事於太

青麻代青
絲

廟有司言御牛青絲紉

陳上聲○紉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

斷詔以青麻代之

官 右魏五主共四十六年

丙戌

晉泰始二年

八月晉主謁崇陽陵

司馬昭墓在洛陽縣東南文帝之喪臣民皆從權制三日除服既葬晉

主亦除之然猶素冠蔬食哀毀如居喪者至是謁陵詔以衰經從行羣臣自依舊制尚書令裴秀奏曰既

羊沽傳玄
論經義

除復服義無所依遂止中軍將軍羊祜謂傳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而漢文除之

見十三毀禮傷義今主上至孝雖奪其服實行喪禮若因此復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以日易月已數百年一旦復古

殆難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愈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此為有父子而

無君臣也乃止羣臣請易服復膳詔曰每念不得終苴經

苴麻之有子者也喪服小記注苴者黠也心如

皆在腰

之禮以為沉痛況食稻衣錦乎朕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至一旦易此情於所天

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遂以疏素終三年

司馬溫公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此先王禮經百世不易者也漢文師心不學變古壞禮絕父子之恩虧君臣之義後世帝王不能篤於哀戚之情而羣臣諛諛莫肯釐正至於晉武獨以天性

晉武帝

吳國重臣

綱 吳以陸凱萬或郁為左右丞相。吳主居武昌。見揚州之民。汭。素流供給甚苦之。凱上疏曰。武昌土地險瘠。非王者之都。且童詔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此足明民心與天意矣。

綱 冬十二月。吳還都建業。

綱 丁亥。晉泰始三年。春正月。晉立子衷為太子。有司奏東宮施敬二傳。太傅其儀不同。晉主曰。崇敬師

令太子拜師傳

傳。所以尊道重教也。何言臣不臣乎。其令太子申拜禮。**綱** 晉殺其故立進令劉友。友占官田罪也。以無

赦山濤而

是李熹奏友。友前尚書山濤中山王睦尚書僕射武陟各占官田。以為非罪。則皆無罪也。而獨殺友。是殺無罪也。故以殺書之。**綱** 司隸校尉李熹劾奏故立進。縣名。集覽

殺李熹

所令劉友及前尚書山濤中山王睦尚書僕射武陟各占官田。詔曰。友侵剝百姓。其考竟究問。

晉武刑賞

以懲邪佞。濤等不貳其過。皆勿問。熹亢志在公。當官而行。可謂邦之司直矣。其申救羣僚。各慎所司。寬宥之恩。不可數遇也。

兩失

司馬溫公曰。政之大本在於刑賞。刑賞不明。政何以成。晉武帝赦山濤而褒李熹。其於刑賞兩失之矣。使熹言是則濤不可赦。非則熹不足褒。褒之使言言而不用。怨結於下。威玩於上。將安用之。且四

李密無後

綱 晉徵健。為李密不至。**綱** 晉主徵健為太子洗馬。先上馬。太子太傅屬官。密以祖母老。固辭。許

此於人

之。密與人交。每公議其得失。而切責之。常言。吾獨立於世。顧影無儔。然而不懼者。以無彼此於人故也。

王祥以德

綱 戊子。晉泰始四年。春三月。晉太后王氏殂。**綱** 晉主居喪。一遵古禮。既葬。有司請除衰服。詔曰。受終身之

衆星西流

愛。而無數年之報情。所不忍也。有司固請。詔曰。患在不能篤孝。勿以毀傷為憂。前代禮典。質文不同。何必

如雨而隕

限以近制。使達喪闋。然乎。羣臣請不已。乃許之。然猶素服以終三年。**綱** 夏四月。晉太保王祥卒。**綱** 祥卒。門

王祥以德

無雜弔之賓。其族孫戎歎曰。太保當正始。魏主曹之世。不在能言之流。及聞與之言。理致清遠。豈非以德

衆星西流

掩其言乎。**綱** 秋七月。衆星西流。如雨而隕。

衆星西流

綱 已丑。晉泰始五年。春一月。晉以羊祜都督荊州軍事。**綱** 晉主有滅吳之志。使祜都督荊州。今湖廣荊州府鎮襄

衆星西流

已丑。吳建衡元年。春一月。晉以羊祜都督荊州軍事。晉主有滅吳之志。使祜都督荊州。

輕裘緩帶

唐休不黨

吳王游華里

五可五不可

陽今湖廣東莞州府新水縣王佑晉成帝叔公都督徐州今江南徐州鎮下邳今淮安府邳州懷遠近甚得江

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減戍趙也之卒以墾田八百餘頃百畝其始至

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祐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鈴閣以警防不虞之

下侍衛不過十數人晉錄用故漢名臣子孫故漢名臣何曾傳之傳也錄其子濟陰今山東太守

文立言故蜀名臣子孫宜量才叙用以慰巴蜀之心傾吳人之望晉主從之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

子瞻臨難死義見上其孫京宜隨才署吏蜀將傅見上父子死於其主息子著募二息沒入奚官官為

奴宜免為庶人又以立為散騎常侍漢故尚書程瓊雅有德業與立深交晉主聞其名以問立對曰臣至

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稟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故不以上聞耳瓊聞之曰廣休文立可謂不黨矣此吾所

以善夫人也

綱庚寅晉泰始六年夏四月吳以陸抗都督諸軍治樂鄉城名在湖廣荊州府松滋縣東

綱辛卯晉泰始七年春正月吳主大舉兵遊華里不至而還吳人刁玄詐增識文云黃旗紫蓋見現於

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吳主信之大舉兵出華里在江南載太后及後宮數千人西上行遇大雪

兵士寒凍殆死皆曰若遇敵復當倒戈吳主乃還冬十一月晉安樂公劉禪卒書卒何子存厚也

綱壬辰晉泰始八年春二月晉太子衷納妃賈氏賈氏晉主初欲為太

子娶衛瓘女賈充妻郭槐賂楊后左右使后說納其女晉主曰衛公女有五不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氏種

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氏種妒而少子醜而短黑后固以為請至是荀勗又與荀覲馮統上皆稱充

女絕美且有才德晉主遂從之賈妃年十五長太子二歲妒忌多權詐太子嬖而畏之夏晉益州殺其

刺史廣漢太守王濬討平之以濬為益州刺史目時汶山今四川成都府茂州白馬胡種名掠諸種益州今成都

史皇甫晏欲討之牙門張弘作亂殺晏廣漢今成都太守王濬發兵討弘斬之詔以濬為益州刺史初濬

為羊祜參軍祜深知之濬至益州明立威信蠻夷歸附俄遷大司農時晉主與羊祜謀伐吳祜以為宜藉

木槎藏江

鐵鎖橫斷
江路

羊祜傳信
懷吳

豈有敵人
羊叔子

羊陸大敵

高貴鄉公
何在

上流之勢密表留濟加龍驤將軍監梁

上流之勢密表留濟加龍驤將軍監梁今陝西益軍詔使罷屯田兵大作舟艦咸上聲時作船木槎費下

也木片蔽江而下吳建平今湖廣太守吾彥取以白吳主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以塞其衝吳

主不從彥乃為鐵鎖橫斷短江路秋七月晉以賈充為司空九月吳步闡據西陵今荆州府叛降晉

冬十一月吳陸抗拔西陵誅步闡晉羊祜等救之不及目吳主既克西陵志益張去聲大修大使衛士尚

廣筮取天下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後八年吳主喜不脩德政專為兼并之計羊祜歸自江陵今

州府江陵縣初晉遣羊祜出江陵救步闡務脩德信以懷吳人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計者輒飲去

以醢酒使不得言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遊獵常止晉地所得禽獸或先為吳人所

傷者皆送還之於是吳邊人皆悅服祜與陸抗對境使去聲命常通抗遺去聲祜酒祜飲之不疑抗疾祜與之

成藥已合成抗即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去聲酖去聲人羊叔子字哉抗告其邊戍怨曰彼專為德我專

為暴是不戰而自服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

致堂胡氏曰人臣之義無私交羊祜務以德信懷吳人與陸抗使去聲命常通美則美矣而非將軍師保

境上之正法也故君子以羊祜陸抗交歡邊境方之華元子反私平於下而蔑其君仁人正誼而不

謀利法固如是乎六一居士評羊祜襄陽去思之美曰元凱以其功叔子以其仁蓋亦未知仁之為

道夫慈愛寬厚特仁之一事耳且原祜之心誠非為私君子猶以為不可有如其人臣晉而陸抗行

之公為交歡陰有通遺安知其非借勢於晉以固其權取必於吳而脅其注音公羊傳宣公十五年楚

主即故君子於祜之事正之所以謹禮於微訓後世臣子無外交之義也注音莊王聞宋楚司馬子反

問宋華元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謹禮於微訓後世臣子無外交之義也莊王聞宋楚司馬子反

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反於莊王引師而去之經書曰宋人及楚人平六一居士歐陽

杜預字目羊祜不附結中朝權貴荀勗馮統之徒皆惡之從甥王衍嘗詣陳事辭甚清辯祜不然之衍拂衣去祜

齊王攸以為純於禮律未有違者語復以純為祭酒

癸巳晉泰始三年夏四月晉以鄧艾孫朗為郎中詳官未有書某孫者**初**鄧艾之死見上人皆

之而無為之辨者及晉主即位議郎段灼上疏謂宜聽艾歸葬還其田宅繼封定議則艾死無所恨而天

下徇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為陛下死矣晉主善其言而不能從也至是問給事中樊建以諸

葛亮之治蜀曰吾獨不得如亮者而臣之乎建稽首曰陛下知鄧艾之冤而不能直雖得亮得無如焉

唐之言見十二乎晉主笑曰卿言起我意乃以朗為郎中

甲午晉泰始十年秋七月晉以山濤為吏部尚書吏部尚書未有書者**目**濤典選十餘年甄拔人

物各為題目而奏之時稱山公啓事晉后楊氏殂晉以嵇紹為秘書丞目紹以父康得罪見上屏

居私門至是山濤薦徵之紹辭不就濤謂曰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況於人乎紹乃應命初

東關在江南廬州府巢縣東南之敗葛恪敗魏司馬昭於東關文帝昭問察屬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安東司馬王

儀對曰責在元帥文帝怒曰司馬欲安罪於孤邪斬之儀子裒痛父非命隱居教授三徵七辟廷召曰

舉曰辟皆不就未嘗西向而坐廬於墓側旦夕攀柏悲號涕泣著樹樹為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

生我劬勞此小雅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為之廢蓐六我不請

司馬溫公曰昔舜誅鯀而禹事舜不敢廢至公也嵇康王儀兄皆不以下卷二十三

吳大司馬荊州牧陸抗卒抗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俱見上國之蕃表既處上流受敵二境若敵汎

舟順流星奔雷邁非可恃援他郡以救倒懸此乃社稷安危之機也臣父遜昔上言西陵國之西門雖云

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荊州非吳有也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為屬祝及卒吳主使其子晏

景玄機雲分將其兵機雲皆善屬祝文名重於世初周魴房府宜與縣人子處督力絕人不脩細行鄉

里患之處嘗問父老曰今時和歲豐而人不樂何邪父老歎曰三害不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曰南山

與縣白額虎長橋在宜蛟并子為三矣處曰若所患止此吾能除之乃射石虎殺蛟遂從機雲受學篤志

得無如焉

山公啓事

舉相悲號

讀詩流涕

害周處除三

晉武帝

讀書砥節礪行比及暮年州府交辟晉邵陵公曹芳卒於是邵陵廢二十一年矣及晉始

初芳之廢見上卷也太宰中郎陳留今河南開封范粲素服拜送哀動左右遂稱疾陽狂不言寢所乘車

足不履地子喬等侍疾家庭足不出邑里及晉代魏詔以二千石祿養病加賜帛百匹喬以父疾篤辭不

敢受粲不言凡三十六年八十終於所寢之車

丙申晉成寧二年秋八月吳臨平湖開石印封發書識也吳亡距此四年耳君臣上下方以為祥焉

臨平湖開而吳亡陳臨平湖開而陳四十卷六目吳人或言於吳主曰臨平湖府城東北自漢末歲

穢塞長老言湖塞天下亂湖開天下平近者無故忽開此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見上之祥也初吳人掘

地得銀尺上有刻文吳主因改元天冊至是或獻小石刻皇帝字又改元天璽八月歷陽今江南長又上

言歷陽山城在石印封發俗謂當太平又改明年元曰天紀冬十月晉加羊祜征南大將軍自祜上

疏請伐吳曰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兵役無時得息也夫蜀之為國皆云

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乘勝席卷上聲徑至成都見上今江淮之險不如劍閣

見上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力盛於往時而不於此際平一四海而更阻兵

相守使天下困於征伐忍經歷盛衰不可長久也今若引梁今陝西益成今四川之兵水陸俱下雖有智者

不能為吳謀矣晉主深納之議者多有不同賈充荀勗馮紇上聲尤以為不可祜數曰天下不如意事十

常居八九天與不取豈非更耕事者限於後時哉唯杜預及中書令張華與晉主意合贊成其計晉立

后楊氏以后父駿為車騎將軍晉主初聘后前從后叔父珣上聲表曰自古一門二后未有能全其

宗者乞藏此表於宗廟異日得以免禍晉主許之竟立后而以駿為將軍封侯駿驕傲自得鎮軍胡奮謂

曰卿恃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世與天家天子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

丁酉晉成寧三年春正月朔日食秋七月晉詔遣諸王就國封功臣為公侯自羊祜封南城郡侯因

范粲足不履地子喬等侍疾家庭足不出邑里及晉代魏詔以二千石祿養病加賜帛百匹喬以父疾篤辭不敢受粲不言凡三十六年八十終於所寢之車

羊祜上疏請伐吳

不如意事十常居八九

楊珣表請免禍

胡奮戒楊駿

羊祜封南城郡侯

世莫得聞所進達之人皆不知所由常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也

戊戌晉咸寧四年春正月朔日食**夏**六月晉羊祜入朝**目**祜以病求入朝既至面陳伐吳之計晉主

善之以祜病不宜數入更遣張華就問籌策祜曰孫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沒更立令主

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華深然之祜曰成吾志者子也晉主欲使祜卧護諸軍祜曰取吳不必臣

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也**秋**晉大水螽

食**目**詔以水災問主者何以佐百姓杜預上疏以為令者水災東南尤劇宜救免今山東豫見二五等

州留漢氏舊陂卑水曰陂以畜水餘皆決漚水漚令飢者得魚菜螺蚌蛤屬之饒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

去之後填淤見七卷之田畝取數鍾此又明年之益也典牧種牛有四萬五千餘頭可給民使耕種責其

租稅此又數年以後之益也晉主從之民賴其利預在尚書七年損益庶政不可勝數升數戰時人謂之杜

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冬**晉以衛瓘為尚書令**目**是時朝野咸知太子昏愚不堪為嗣瓘欲啓而不敢

曾侍宴凌雲臺在河南府洛陽縣魏文帝所築瓘陽醉跪晉主前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晉主所坐牀也曰此座可惜

主意悟因謬曰公真大醉邪賈充密遣人語去賈妃云衛瓘老奴幾破汝家

南朝丁氏曰不可則止是謂大臣見幾而作斯為君子瓘以晉惠不堪為帝嗣乃撫御牀而有此座

可憐之語使帝聽之而亟廢之而別立之則唯之計遂而身安矣然其一言階禍既為帝所疑又為

賈妃所怨而確即點馬瓘之危如朝露矣若知其不可而見其先幾則或遠避或佯狂

十一月晉詔母得獻奇技異服**目**晉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以雉頭毛為裘晉主焚之於殿前因有是詔

細晉以杜預為鎮南大將軍督荊州諸軍事鉅平故城在山東兗州府臨邑縣侯羊祜卒**目**祜疾篤舉預自代卒晉

主哭之甚哀南州民間祜卒罷市巷哭吳守邊將士亦為之泣祜好遊峴賢上山在湖廣襄陽人建

碑立廟於其地歲時祭祀望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墮淚碑**細**晉清泉賢實云縣名侯傳玄卒**目**玄性

峻急為司隸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疎誦不寢坐而待旦由是貴游震懾臺閣始生風卒謚

杜武庫

此座可惜

焚雞頭裘

羊祜好遊峴山

墮淚碑

日剛

晉武帝

己亥晉成寧五年春正月樹機能名也姓虎髮鮮卑壽闡之孫陷晉涼州今陝西行都司涼州衛晉遣將軍馬隆討之晉以

匈奴劉淵為左部帥劉淵字元海之稱始此淵豹之子也幼而雋異師事上黨潞安府崔游博習經史嘗謂

劉淵論道
陸緯灌

同門生曰吾常恥隨陸陸何陸賈皆無武絳灌共立漢文帝無文隨陸遇高帝而不能建卦侯之業絳

灌遇文帝而不能興庠序之教豈不惜哉於是兼學武事及長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貌魁偉為任子言猶

王渾
渾

也質子在洛陽王渾及其子濟皆重之厚薦於晉主晉主召與語悅之濟曰淵有文武長才陛下任以東南

之事吳不足平也孔恂楊珧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淵才器誠少比然不可重任也及涼州覆沒晉主

問將於李熹對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初曹操分南匈奴為五部處之內地之衆假淵一將軍之號使將之而西樹機能

之首可指日而梟也恂曰淵果集樹機能則涼州之患方更深耳晉主乃止齊王攸言於晉主曰陛下不

王渾諫殺
劉淵

除劉淵臣恐并兵州太原府不得久安王渾曰大晉方以信懷殊俗奈何以無形之疑殺人侍子乎何德

度之不弘也晉主然之會豹卒以淵代為左部帥冬十一月晉大舉兵分道伐吳吳主每宴羣臣咸

令沉醉又置黃門郎十人為司過宴罷之後各奏闕失或剝人面或鑿人眼由是上下離心莫為盡力

王濬見上上疏曰孫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皓死更立賢王則強敵也臣作船上見上七年且有朽敗臣

年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乘則難圖矣願陛下無失事機晉主於是決意伐吳會王渾言孫皓欲北上邊

杜預諫明
年出師

成怨皆戒嚴乃更議明年出師杜預上表曰羊祜不博謀而與陛下計故令朝臣多異同之議見上二凡

事當以利害相校今此舉之利十有八九而其害止於無功耳自秋已來討賊之形頗露今若又中止孫

皓怖而生計徙都武昌見上完脩江南諸城遠其居民城不可攻野無所掠則明年之計亦無及矣晉主

方與張華圍碁預表適至華推退平枰枰局斂手曰陛下聖武國富兵強吳主淫虐誅殺賢能今討之可

不勞而定願勿以為疑晉主乃許之山濤退而告人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釋吳為外懼豈非算

乎語出范文子見四卷二十一十一月遣琅邪王伉王渾主戎胡奮杜預王濬唐彬分道伐吳東西二十餘萬十二

推梓斂手

剝面鑿眼

月晉馬隆破樹機能斬之涼州平晉詔議省員吏詔問朝臣以政之損益司徒長史傅咸上書以為

公私不足由設官太多當今之急在并官省役務農而已遂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中書監荀勗以為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民以寧一見十一卷三十一所謂清心也抑浮說簡文案略細苛省小失變常以徵驕利者必誅所謂省事也以九寺凡卿所併尚書蘭臺御史付三府司徒司空所謂省官也若直作大例天下之吏悉省其半恐郡國職業劇極易與不同不可以一槩施之

庚子晉世祖武皇帝太康元年春諸軍並進吳丞相張悌迎戰死之三月龍驤將軍王濬以舟師入石

頭吳主皓出降書死之節也未有書迎戰者書迎戰死之重予之也書曰正月王渾出橫江在江南

東所向皆克二月王濬唐彬擊破丹陽荆州府在湖廣監盛紀吳人於江碛石曰水碛要害處並以鐵鎖橫

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逆拒舟艦見上濬作大筏竹為之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為人披甲持杖

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錐輒著筏入筏而去又作大炬東蘆為之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

船前遇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遂克西陵今荆州府在荆州府宜都縣對夷道

都督孫歆懼與江陵今荆州府督五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預進克江陵斬吳將五延於是沅原

都督孫歆懼與江陵今荆州府督五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預進克江陵斬吳將五延於是沅原

湘二水名沅水在湖廣辰州府城以南接於交廣廣州府州郡皆望風送印綬王戎遣羅尚與濬合攻武

昌見上降之預與眾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方春水生難於久駐宜俟來冬更為大舉預曰今

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難者入手處也遂指授羣帥方畧徑造建業見同吳

丞相張悌督沈瑩瑩諸葛靚靜帥眾至牛渚山名在江南太平府城北下有三月渡江與晉揚州刺史周

浚戰大敗於板橋靚欲遁去使迎悌悌不肯靚自往牽之悌垂涕曰仲思觀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為兒

童時便為卿家丞相諸葛所識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徇社稷復何道邪靚流涕而去悌

遂為晉兵所殺並斬瑩等吳人大震濬自武昌順流而下吳主遣將軍張象帥舟師萬人禦之望旗而降

鐵錐鐵鎖

大筏大炬

北軍飛渡

兵威聲如破竹

張悌死節

風利不得泊

此羊太傅之功

孫秀南面流涕

除吳苛政

弑君不忠者加此刑

范通規諫王濬

杜預餉遺賁要詔罷州郡兵

吳人大懼時琅邪王伷亦臨近境吳主分遣使者奉書渾濬請降而送璽綬於伷濬舟師過三山磯各

平府繁昌渾濬信使要聲與論事濬舉帆直指建業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是日濬戎卒八萬方舟而行也

百里鼓譟入於石頭見二十六吳主皓面縛輿觀見上詣軍門降○朝廷聞吳已平羣臣皆賀上壽也酒

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票騎將軍孫秀不賀南面流涕曰昔討逆孫策見二十一弱冠禮二十

冠弱以一校尉見二十五創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右吳四主共五十九年

遂昌尹氏曰孫皓罪浮於桀張悌知其敗亡而為之相不足言智然觀其告諸葛觀之言亦可謂

審於處死者故細目於此書諸軍並進則見敵勢之甚強書迎戰死之則見拒戰而死敵此所以

其金師者也不然以全吳之衆無復一人死難如悌所云不亦辱乎此固書法之意也○又曰平吳

之舉渾濬爭功今觀此書濬以舟師入石頭吳主皓出降則其功固歸矣此論功行賞之法世祖之初

夏四月賜孫皓爵歸命侯遣使行聲荆揚除吳苛政漢高之初入關也書除秦苛政於是書曰除吳苛

政其子晉以目賜孫皓爵歸命侯遣使分詣荆揚州撫慰牧守已下除其苛政吳人大悅○五月皓至

帝臨軒大會引見皓謂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曰臣於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賈充謂皓曰聞君

在南方鑿人目剝人面見上二此何等刑也皓曰人臣有弑其君及姦回不忠者則加此刑耳賈充見上

二充默然甚愧封拜平吳功臣目王濬之入建業也其明日王渾乃濟江以濬不待已意甚愧忿將攻

濬濬參軍何攀勸濬送皓與渾由是事得解渾濬爭功帝命廷尉劉頌校其事進渾濬為公以濬為輔國

大將軍與杜預王戎皆封縣侯濬自以功大為渾父子黨與所抑每進見陳說或不勝忿憤徑出不

辭益州護軍范通謂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

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功老夫何力之有此蘭生所以屈廉頗見二十六卷也濬曰吾始懲鄧艾之禍見上不得無言其終不能遣諸胷中是吾福也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為之憤邑同博士秦秀等上表訟之帝乃遷濬鎮軍大將軍杜預還襄陽見上二以為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乃勤於講武申嚴戍怒守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也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在鎮數朔餉遺聲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為患不求益也冬十月詔罷州郡兵天下一雖安忘戰必危晉武帝甫平吳會已有撤備之意故書詔罷州郡兵以養其失

辛丑二年春三月選吳使妾五千人入宮帝既平吳頗事遊宴怠於政事庭殆將萬人常乘羊車

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競以竹葉插戶鹽汁灑地以引帝車后父楊駿及弟珧濟始用事勢傾內外

時人謂之三楊舊臣多被疎退山濤數有規諷帝雖知而不能改冬十月鮮卑慕容涉歸寇昌黎

初鮮卑東胡種名莫護跋始自塞外入居遼西今北平府棘城之北號慕容部至孫涉歸遷於遼東之北世附中

國數從征伐有功拜大單于猶漢言至是始叛寇昌黎今永平府○自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

之塞內諸郡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為民患侍御史郭欽上疏曰戎狄彊獷國上聲歷古為患宜

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岷南夷出入之防房明先王荒服之制見三此萬世

長策也不聽

養心吳氏曰觀漢魏居成於內郡便當知五胡之亂所以不可制

綱壬寅三年春正月朔帝親祀南郊禮畢帝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何帝對曰桓靈帝曰何至

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不聞此言今朕

有直臣固為勝之中護軍羊琇景獻后文后之從父弟也後將軍王愷文明后武后之弟也散騎常

侍石崇前揚州都督之子也三人皆富於財競以奢侈相高車騎司馬傅咸上書曰先王之治天下食肉衣

去帛皆有其制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

也欲時人崇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無有窮極矣綱以張華都督幽州今直隸順天府軍事綱夏四

月晉公賈充卒充弒逆罪人也書魯公何晉志也賈妃之悍晉武欲廢之楊后猶曰充老病自憂謚

傳從子模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至是竟無嗣妻郭槐欲以外孫韓謚密為世孫曹軫諫曰禮無異姓

為後之文槐表陳之云充遺去聲意帝許之及太常議謚博士秦秀曰充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鄭情如

養外孫呂國贏姓公子為後呂女嫁為鄭後夫人無男有女還嫁於呂春秋書呂人滅鄭襄公六年穀梁傳

立異姓以益祭祀滅亡之道也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亂原按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帝更曰武

龍見武庫井中

中正八損

魏舒先行後言

連三年日食正旦

綱 癸卯四年夏琅邪王卬卒宙卒諡曰武子親嗣冬歸命侯孫皓卒孫皓卒何

綱 甲辰五年春正月龍見現武庫卷十三井中

綱 乙巳六年春正月尚書左僕射夜劉毅卒初陳羣卷二十七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之士故令郡國

及州各置中正皆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為之使銓次等級以為九品有言行脩著則升之

道義虧缺則降之吏部憑以補授行之浸久中正或非其人茲敕日滋毅嘗上疏曰中正之設損政者八

高下逐彊弱是非隨興衰一人之身旬日異狀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一也置州都謂中者本取州里

清議所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也今重其任而輕其人使駁論橫於里嫌隙結於大臣二也本立格於

九品者謂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也今乃優劣易地首尾到錯三也陛下賞善罰惡無不裁之以法獨

中正無賞罰之防及禁人訴訟使受枉者不獲上聞四也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面猶不識不

過米舉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已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五也凡求人才以治民也今當官

著效者或附卑品在官無績者更獲高敘抑功實而隆虛名長浮華而廢考績六也凡官不同人事不同

能今不狀其才之所宜而但第為九品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為本品之所限徒結白

論品狀相妨七也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各任愛憎以值其私天下之人焉得不懈德行而銳人

事八也由此論之職名中正實為茲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宜罷中正更立一代之制帝雖善其言而終

不能改冬慕容廆反上聲○寇遼西見上

綱 丙午七年春正月朔日食司徒魏舒罷舒稱疾遜位舒所為必先言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

衛瓘與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矣

綱 丁未八年春正月朔日食

綱 戊申九年春正月朔日食春秋書日食多矣未有連三年日食正旦者秋八月星隕如雨

綱 己酉十年夏四月慕容廆降以為鮮卑都督冬十一月尚書令荀勗卒勗有才思善伺人主意

以是能固其寵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遷尚書甚周同帳人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凰池俗謂中書省也諸君何

賀邪綱遣諸王假節之國督諸州軍事封子孫六人為五目帝極意聲色遂至成疾楊駿忌汝南今河南

王亮以為大司馬都督豫州見上卷諸軍事鎮許昌今河南開又徙皇子南陽今河南王東為秦王都督

關中今陝西安西府瑋為楚王都督荊州今湖北允為淮南今江蘇王都督揚州見上卷江九今江西二州諸軍事

並假節卷八之國立皇子又為長沙今湖南王顯成今四川王晏吳今江蘇王熾豫章今江西王演代

同府山西王孫適廣陵即揚州王初帝以才人謝玖賜太子生適宮中嘗夜失火帝登樓望之通年五歲牽

帝裾居○衣入閣暗中曰暮夜倉猝宜備非常不可令聲照見人主帝奇之嘗稱適似宣帝馬故天下

咸歸仰之帝知太子不才然恃通明慧故無廢立之心帝為適高選僚佐以散騎常侍劉寔道志行清素

命為之傅寔以時俗喜進趣趨少廉讓嘗著崇讓論以為人情爭則欲毀己所不如而優劣難分讓則競

推於勝己而賢智顯出當此時也能退身脩己則讓之者多矣馳騫進趣而欲人見讓猶却行而求前也

綱以劉淵為匈奴北部都尉目淵輕財好施傾心接物五部見上卷豪傑幽順天直隸冀今直隸定府真名儒多

往歸之

孝惠皇帝名衷武帝太子在位十七年中毒而

綱庚戌孝惠皇帝永熙元年不踰年夏四月以楊駿為太尉輔政帝崩太子衷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立皇后賈氏

賀善贊曰晉武帝即位以來綱目所書往往有可觀者然暗於知子納妃賈氏而啓五王之亂蔽於信

為樂無深長思是以晉運方新而災異屢齊王名攸見上卷十二太康三年十二月帝以荀勗

至雖能開創帝業身歿而天下大亂宜矣齊王名攸見上卷十二太康三年十二月帝以荀勗

遂昌尹氏曰立后國之吉禮必有威儀若滅裂為之則非尊祖承統之意若必備六禮則國有太喪

外事與人君繼位不同若徐徐從之亦未為晚然則少須易且賈氏既為元妃位號已定婦人初無

與太后並尊略無婦姑之別賈氏逆亂之禍自此萌矣綱目上書帝崩次書尊皇太后乃汲汲正位賈

氏比而觀之其義曉然在中然則賈氏之惡豈待他時試姑緩于亂政敗國而後見哉吁

綱五月葬峻陽陵在河南府洛陽縣詔羣臣增位賜爵有差此綱以楊駿為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執政百官總

已以聽書假黃鉞自司馬昭始昭自受鉞駿乎不臣綱司馬昭見二十綱秋八月立廣陵王通為太

子以劉淵為匈奴五部大都督綱琅邪王觀卒目謚曰恭子睿元帝即嗣

綱辛亥元康元年春三月皇后賈氏殺太傅楊駿廢皇太后為庶人也故斥書賈氏綱賈后不以婦道

事太后又欲預政而為楊駿所抑殿中中郎孟觀李肇皆駿所不禮也賈后使黃門董猛與觀肇謀誅駿

廢太后又使報楚王瑋瑋許之乃求入朝至是觀肇啓帝夜作詔誣駿謀反命東安故城在山東青州府沂水縣南公繇

琅邪王帥殿中四百人討之瑋屯司馬門天子門有司馬主武事故名皇太后題帛為書射石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賞

賈后因宣言太后同反尋殿中兵出燒駿府駿逃於廐就殺之遂收璚濟弟俱駿夷三族璚臨刑告東安公

繇曰表在石函宗廟中藏神主石室繇不聽賈后矯詔送太后于永寧宮有司奏請廢太后為庶人詣金

墉城見上卷詔可綱徵汝南王亮為太宰與太保衛瓘錄尚書事目亮頗專權勢御史中丞傅咸諫亮不

從賈后族兄模從舅郭彰女弟之子賈謐見上卷與楚王瑋東安公繇並預政后暴戾日甚繇密謀廢后

繇兄澹素惡繇屢譖於亮詔免繇官廢徙帶方郡名在遼東於是謐彰權勢愈盛謐雖驕奢而喜延士大夫彰

與石崇陸機機弟雲潘岳摯虞左思牽秀劉興與弟琨等皆附於謐號二十四友綱夏六月皇后殺太宰

亮太保瓘及楚王瑋亮瓘惡楚王之剛復欲去其兵權瓘后乘隙使楚殺亮瓘而楚亦不免綱目不復

定罪歸惡於賈宜矣綱目太宰亮太保瓘以楚王瑋剛愎恨也綱好殺謀遣瑋之國瑋長史公孫宏舍人岐

盛勸瑋自昵銀入聲於賈后后留瑋領太子少傅盛素善於楊駿瓘惡其反覆將收之盛乃因將軍李肇

矯稱瑋命譖亮瓘於賈后云將謀廢立后素怨瓘見上卷且患二公秉政已不得專恣六月使帝作手詔

賜瑋曰太宰太保欲為伊霍之事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王王宜宣詔屯諸宮門免亮瓘官瑋亦欲因此復私怨遂

遣宏登以兵圍亮府清河王遐收瓘亮遂為肇所執與世子矩俱死初瓘為司空帳下督榮晦有罪斥遣

之至是晦從遐收瓘輒殺瓘及子孫共九人張華使董猛說賈后曰楚王既誅二公則威權盡歸之矣人

賈后廢楊太后

賈謐二十四友

岐盛譖亮瓘於賈后

張華說賈后殺楚王

主何以自安宜以事殺之罪誅之遂執瑋斬之宏盛夷三族衛瑾女與國臣瑾官屬如主簿劉繇等書曰先公名謚未顯一國無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太保主簿劉繇等執黃幡翻擗登聞鼓見卷四訟瑾冤乃詔族誅榮晦追復亮瑾爵位謚亮曰文成謚瑾曰成綱以賈模張華裴頠上為侍中並管機要綱華盡忠帝室彌縫遺闕后雖凶險猶知敬重與模頠同心輔政故數年之間雖閹主在上而朝野安靜

遂昌尹氏曰張華博物洽聞為晉名人不能深明去就之義委身賊后雖曰數年之間朝野安靜然大本不立豈能自免綱目書華與模頠並管機要則其昧於危邦不入邪邦不居之意多矣惜哉

賈后弑楊太后

綱壬子二年春二月皇后賈氏弑故皇太后楊氏于金墉城綱時太后尚有侍御十餘人賈后悉奪之絕膳八日而卒賈后覆而殯之

綱甲寅四年司隸校尉傅咸卒綱咸性剛簡風格峻整初為司隸上言貨賂流行所宜深絕奏免河南尹澹司馬等官京師肅然綱慕容廆見上徙居大棘城在河南歸德府寧陵縣

綱丙辰六年春以張華為司空綱秋八月秦雍氏低羌齊萬年反冬十一月遣將軍周處等討之綱初御史中丞周處彈劾不避權戚梁漢今陝西王彤容嘗違法處按劾之至是秦今陝西鞏昌府秦州雍今陝西西安府氏羌悉反

其帥齊萬年僭帝號圍涇陽今陝西涇陽縣詔以處為建威將軍隸安西將軍夏侯駿以討之萬年聞處來白

周府君有文武才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或受制於人此成禽耳

周處死即

綱丁巳七年春正月將軍周處及齊萬年戰敗死之綱齊萬年屯梁山在西安府乾州有衆七萬梁王彤夏侯駿

使周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敗不徒身亡為國取恥彤駿逼遣之處攻萬年自旦戰至暮斬

獲甚衆絃絕矢盡殺兵不至左右勸處退處按劍曰是吾效節致命之日也遂力戰而死綱秋九月以王

戎為司徒綱戎為三公與時浮沉無所匡救委事僚同官為僚同地為寮輕出遊放性復貪吝園田徧天下每

賈后弑楊太后

自執牙籌晝夜會賈后計常若不足家有好李賣之恐人得種常鑽其核凡所賞拔專事虛名阮咸之子瞻

將無同

嘗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異同瞻曰將無同將無猶言無乃得無戎咨嗟良久遂辟

三語掾

舉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綱是時王衍為尚書令樂廣為河南尹皆善清談宅心事外名重當世朝

野爭慕效之衍與弟澄好品題人物舉世以為儀準衍神清明秀少時山濤見之曰何物老嫗

生靈聲言也猶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廣性冲約清遠與物無競每談論以約言析理厭

人之心而其所不知默如也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自見澄及阮咸咸從子脩胡毋輔之謝

鯤王尼畢卓皆以任縱意放誕為達輔之嘗酣飲其子謙之屬聲呼之曰彦國輔之字年老不得為爾輔

之歡笑呼入共飲卓比舍郎釀釀酒去聲熟因夜至甕間盜飲為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廣

聞而笑之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無也者

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賢者恃以成德故無之為用無爵而貴矣衍等愛重之由是士

大夫皆尚浮誕廢職業裴頠裴頠字上著崇有論以釋其蔽曰利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事務可節而未可全

無也談者深列有形之累盛稱空無之美遂薄綜世之務賤功利之用高浮游之業卑經實之賢人情所

徇名利從之於是立言藉於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職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悖古

凶之禮忽容止之表瀆長幼之序混貴賤之級無所不至夫萬物之生以有為分問者也故心非事也而

制事必由於心不可謂心為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不可謂匠非有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

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羣生哉

致堂胡氏曰何晏之論見於無遂以虛空為宗而遺夫形而下者裴頠之論見於有遂以形器為執

而遺夫形而上者皆不知理之言也誠知理矣宜有則有焉能強之使無焉能強之使有

形器森列不足為虛空之累空虛亦未嘗為形器之拘雖無思無為而天下

之族未嘗不應也雖開物成務而寂然之易未嘗有擾也此則聖人之正道也

戊午八年秋九月遣將軍孟觀討齊萬年

己未九年春正月觀擊萬年獲之見上卷太子洗馬十六江統以為戎狄亂華宜早絕其原乃作徙戎論

以警朝廷曰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彊則侵叛是以有道之君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啓執

勢而邊城不弛固守彊暴為寇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夫關中今陝西帝王所

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士庶翫玩習侮其輕弱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